



著作：佛教教育与文化

佛教的慈威教育

一般的说来，佛教以慈悲为根本，对斗争是深恶痛绝的，一向只谈「慈的教育」，甚「威的教育」？简直没有听过这个名词。但是「菩萨低眉，金刚怒目」，这句话里不是含有慈悲和威猛的两种教育成分或意义吗？佛教的和平与斗争的分畛，不是从这里可以找出线索来吗？不过就因佛教特别著眼于慈悲教育，大家自然会把另一面主张威猛的斗争教育忽略了。

佛陀的教育，我想原本应有两部份：一部份主张慈悲的，是正面的教育，用来教化一般比较善良的易於受教的人，譬如良马见鞭影而驰，用不著多费力的；一部份是主张威力的教育，那是特殊性的教育，用以教化一般穷凶极恶的不易受教的坏蛋，或根本站在与佛教相反地位的魔鬼，他们不受善言的开导，只好采取恶辣的键椎制服他，使之屈伏、受教。所以前者是软性的教育，後者是硬性的教育。到使用硬性教育，可说是不得已而

33

用之的教育方法，然其用心仍是立足於悲悯救度之上的，与普通由愤怒仇恨出发的唯物斗争，则又全异其趣。这好像现代一般的教育，有正面的正常的教育，能使一般好学的子弟，按部就班地接受教导；但另有一种劣根性的不肯受教的顽童，甚至愚懒强悍的成人，则必须施以强逼教育，使之就范，始可清除社会的文盲，提高国家的智识水准，发展教育文化，使国家走上民强国富的康庄大道。佛教在慈悲和善的感情教育之外，另施金刚愤怒，宝杵降魔的强逼教育，其意义亦是如此。因佛法是要普度一切众生，善的众生固然要度，恶的众生更要度，有一众生未度，未归化，即责任未尽，目的未达，所以他一切蛮不讲理，恶不受教的众生，用慈悲在他们身上失了效用之时，即就要借怒目金刚用恶辣的键椎去教化了。

因此，在佛教徒中，亦有两类不同型的教徒：一是慈悲的菩萨，适宜「低眉」来形容他的态度；一是威猛的金刚，适宜用「怒目」来表现他的个性。而菩萨的慈悲，是包括了仁爱、忍辱、谦让德性等的成分在内。仁爱对一切众生的同情怜悯，故能生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」的善心。忍辱，其功能在成大事，建大业，儒书所谓「小事不忍则乱大谋」。忍辱与屈辱不同，普通以力不敌他，势不如人，强受屈伏，心实怀恨，不能算做忍辱；忍辱是须有大智慧的修养者，观察事理，明若秋毫，是非

失忘怀，能以大度，容化一切，故能成其大事，建其伟业，非子子为仁，煦煦为义者可比。佛教中有位弥勒菩萨，在唐朝时曾在奉化为布袋和尚，他说了一首偈：「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；涕唾吐面上，任他自乾了；我既不费力，他亦无烦恼」。由於这种修养的器度，才能以感情教育来感化了当时朝野的许多人，这可说是低眉菩萨的代表者。又这忍辱里面，也含藏了谦让的美德与礼仪，证明了菩萨的慈悲，是可以身教来影响社会，造成了社会一种良善的道德风化。

菩萨教徒，外形虽然冷静，而内心却是炽热的，所以他能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。但是另一种「金刚怒目」的佛教徒，他不但内心是炽热的，即表现於外形的亦是刚强有力的，不若菩萨那样低眉柔善，人尽可欺，他是 有坚强的意志，无畏的精神，能深入魔窟邪群，慑化凶恶。所以在金刚的 愤怒中，也包括了勇敢、无畏、威猛、折慑这些功德。如勇敢、无畏、是 这种佛教徒自身应具备的条件或精神：如威猛、慑折，那就是用以对付恶人恶魔的手法。因为那些强顽鬯莽的恶人或恶魔，是非用威猛的武器如金 刚剑，金刚杵那样去威胁他，慑伏他，磨折他不为功。「金刚怒目」的金 刚，平常多指寺院中头殿塑像的四方天王，其实在佛法中，尤其是佛法的 密部中，执剑，执戟，执杵的金 刚神是很多的，他们都以拥护佛法为职志

，有些是本身执掌这种护法责任的，有些是古佛菩萨化现的，有些是为本为 恶人恶魔而被佛法降服愿为佛法效劳的，据佛经说，四大天王中的北方天 王，是多分管理人间的恶人恶鬼，遇有犯法，必施制裁，从前印度有个比 丘，犯了规法，被寺众驱逐，号哭途中，遇一恶鬼，询知其故，自说亦是 犯了鬼法，被鬼众驱出，与这比丘可谓同病相怜。比丘被驱，苦无供养， 而鬼的诡计多端，谓愿与比丘合作，可共生存，即以肩担比丘，行走街场，人 不见鬼形，只见比丘在空中行走，以为有道高僧，具足神力，就争相供养； 且有责难寺僧，不该驱此神通威力的飞行自在的高僧。不料一日北方天王（金 刚）下巡，适遇此鬼行走街场，肩站一僧，欺诈骗食，乃现愤怒 之相，欲杵恶鬼。恶鬼见金刚来势不佳，自行逃逸，僧从其肩跌下，脑浆 迸发，一命呜呼。这故事一面说明了僧无学行依鬼骗食的不当，一面也 说明了金刚打击恶鬼，匡护正法的精神。本来依佛教的慈悲来说，打击人或 杀害人是有罪的，不应做的，但为了打击恶人以救善人，菩萨戒是方便开 许的，做了不但无犯，反而生多功德，故佛在因地中渡海，也曾在船上杀 一个强盗，而救多个善人。所以对付一切恶人恶鬼，用金刚怒目的精神， 施以强逼性的教育，使之受范，亦是需要提倡的。尤其是在恶浊混乱的今 日，恶人恶鬼，充斥

乾坤，更非借金刚威武的大雄大力来威胁、折磨、慑

36

伏那些乱世的梟首，社会的败蠹不可！

佛教以慈悲为主，方便为助，所以菩萨低眉的慈悲教育，顺著正理，自然发展，无人不知；而方便为助的金刚怒目的强逼教育，因被慈悲之名所掩，隐而不扬。这好像达尔文的学说，原有竞争生存与互助生存的两部份，如动物生存有靠互竞的优势，强者存而弱者亡；亦有如蚂蚁蜜蜂之类，靠互助合群之力而生存的，但因世界衰微，人性险恶好斗，所以生存竞争之说得赫胥黎等鼓吹而特别发展，疯狂一时，而互助合群可以生存的美德教育虽有克鲁泡特金等的提倡，亦感孤掌难鸣，一蹶不振，几无人知。这与佛教的慈悲教育特别发扬，而金刚降魔的精神没有表现出来，适成一个反比例，也足以证明佛教的人是好慈悲而不好斗争的。所以看今日的情势；在斗争的世界里，为消除狰狞的现状，固需要提倡互助爱群的慈悲教育，而金刚怒目的威猛教育，亦同样地需要提倡；尤其是在萎靡软弱的佛教现状里，更应提倡勇敢斗争的金刚怒目的精神，一振教中士气，发扬过去被漠视了另一部份代表佛陀「杀恶救善」，「杀少救多」的大雄无畏精神。

在这里还须注意的：佛教里的斗争与慈悲，或感化与威伏，手法虽然不同，而目的是殊途同归的；因佛教的斗争，前面说过，是同由慈悲救人的意旨为出发点的，只是手法作风不同而已。近二三十年来的佛教内部的

37

徒众，不论在思想上，在文字上，在语言上，在行动上，也有过不少的争斗痕迹，那里面当然有过不少的斗争人物，是从慈悲心出发，想为改善佛教福利人世而斗争的，但也有不少迷昧了佛教斗争的原理，忘失了菩提心而与普通的唯物斗争，或唯瞠斗争同混在一起，大谈大行其所谓佛教的斗争。华严经谓：「忘失菩提心，凡有所做一切事业，都成魔业。」寄语现代的佛教青年，我们生活在萎靡不振，暮气沉沉的今日佛教圈里，以斗争教育为方便，来慑伏顽劣的恶人需要的，但切莫忘记了佛教的斗争，也是从慈悲心出发的，与慈悲感化的教育是殊途同归的。要能把握住这个重心，那这两种教育慈爱与威慑或和平与斗争，自可并行不悖了。

（曾刊星报及佛教青年月刊）

38